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六一回 狄小霞聚妖決策 牛先鋒覓船渡江

詩曰：儒教有愛憎，佛家無好惡。生殺皆救人，同歸知覺路。

書續上傳。話說濟公聖僧同張欽差、楊魁夫婦、馬家師徒、周家兄弟，並鎮江、廣陵八營的將官、先鋒牛忠等，帶領兵馬，由平望浩浩蕩蕩直奔玉山縣而來。早有小西天的探子探了消息回小西天。狄元紹正坐在中軍帳上，左有劉香妙，右有梁啟文，商議大事，忽聽故事官奏道：「啟稟我主，大事不好！現平望探報回來，稱說張允明、楊魁帶領大兵二萬，來剿滅小西天，有濟顛僧從中調度，並有兩員女將隨營到來。願我主早為預備。」狄元紹一聽，直嚇得面如土色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忽然站起向劉香妙、梁啟文道：「二位賢卿，這便怎樣是好？」劉香妙聽說有濟公在內，曉得是他的呼煞，也嚇得默默無言。反轉梁啟文轉身奏道：「我主但請放心！任他兵多將廣，神通廣大，就把天神天將請來，諒情總破不了這一座金光寨。」

話言才了，只見狄小霞由後堂幾箭步躡進帳來，叉手向狄元紹道：「現今大宋兵馬已由平望起身，不日到玉山，請問有一個什麼應敵的計策？」可憐狄元紹本是一個無用之徒，見著妹於這樣驚慌形象，越發沒有主意，恨不得爬下帳來磕頭放身。卻又勢騎虎背，只得依著梁啟文的說頭回道：「御妹但請寬心！想朕這金光寨利害得很，他一時必破我不得，斷可安然無事。」狄小霞看著那無用的蹊景，直氣得鳳目圓睜，柳眉倒豎，曉得這個絮贅同他沒談頭。隨手拔了一枝令箭，就帳前坐下，喚過傳令官說道：「你拿了這支令箭，快往寨裡把九位奉法將軍傳上帳來，有軍情面議。」

不上一刻，只見九個妖精陸續俱到。狄小霞便將張欽差、楊魁起兵之事說了一遍，然後問他們可有什麼計策。但大眾聽說有濟公在內，有一大半皆是吃過他的虧的，只有邵竹、過蓋、莫盤、石就四人，鬻子不怕雷似的上前說道：「某等意見，可趁他由贛北渡夾江的時候，預先埋伏伺候，待他半渡，我等便迎頭奮擊。兵法道『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』，卻也是一個道理。但我輩只能陸路上出力，水裡面還要請一位將軍幫一幫忙才好。」說罷，一個個的眼睛就注意在袁甲身上。老鼈暗罵道：你們這些燒不碎、拆不散的，自家不知進退算了，還偏偏要看中我老頭子！就這暗想的時候，只聽狄小霞又問道：「那位將軍能辦水上的事，將後退了敵兵，就算他的頭功。」看官，可歎那世上的人，沒一個不曉得爭名奪利，就連這班妖怪都是一樣。如這老鼈精，意思間所說的話，是不情願承認去劫宋兵了；那知他聽見「頭功」

兩個字，忽然把頭拗了一拗，手划了一划，前進一步說道：「末將願往。」狄小霞心中大喜。又問道：「列位將軍願到贛北，請問陸路要多少兵馬？水路上要多少船隻？」五個妖精齊回道：「某等皆法力取勝，一些兵馬船隻不要。」狄小霞格外歡喜，隨即就派五個妖精迎著宋兵前進。暫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牛忠率領劉振玉、陸殿邦兩名總鎮馬步兵一千在前開路，走了三四日，委實逢山開路，遇水造橋。牛忠本是將門之子，這些規矩也是懂的，兼之還有陸、劉兩總鎮在旁，更加是不得貽誤。這日到了贛北江口，雖然是個夾江，倒也有三里多寬的江面，但見白浪滔天。船隻因地方過長，自然是個乾淨的了；那浮橋又因江面太寬，急切造搭不成，又沒許多木料。牛忠束手無策。就連陸、劉兩總鎮也想不出個什麼主意，又怕大兵到來，第一次辦事就誤了差，心中焦躁萬分。其時外面日光已剩不多高。只得權且紮下營來再想方法。當下將營紮定，埋鍋燒飯，大家飽餐一頓。只見本營的報馬轉來報說：「大帥已在小王崗下寨，離此二七十里，明日已牌就到此地。」牛忠聽了這話，格外著急，就把劉振玉、陸殿邦請上帳來，大家商議怎樣過江。二人道：「將軍心急也屬無用，只得明日大早將兵扎住不動，在下二人陪將軍迎上大帥，說明情由，或者採辦木料，或者尋覓船隻。總之，巧媳婦不能煮無米飯，一些材料沒有，這大一個江面，那大帥也不能責備我們辦事不力的。」二人說畢，便告辭出帳，各自安寢去了。

牛忠一個人在營中踱來踱去，心中究竟不安，暗道：開路造橋，乃是我先鋒的責任，明日見了主帥，這句話怎樣說得出去？忽然想起一個主意，當下就把兩柄開山斧向腰裡一別，跨開大步，直奔營外。那知才走到營門口，恰巧兩個守門的小軍搭眼看見一個人影走到營門口，以為定是一個私偷出營的軍校。這小軍便向那小軍道：「朋友，你看見麼？」那小軍道：「怎麼不看見！估量這樣總是一個官弁，在你我之上的人。由他出去算了，免得惹出閒話。」那小軍道：「不是這樣說法！俗說道：『孫兒有理打太公。』不論他偏裨將校，他既私出營門，皆在我法律之下。」

說罷，便拿了一根齊眉棍追上前來，大喊道：「什麼死囚，膽敢偷出營門！快些把腰牌送上來看一看。」話言未了，忽然那人一聲喊，就同半空中起了一個霹靂一般。那小軍就近一看，方知不是別人，就是牛先鋒。這一嚇非同小可，抱住一個頭，連忙退在帳篷裡面。牛忠心中有事，也沒功夫同這些小兵計較，出了營門，大踏步直往前走，沿著江邊向西而去。走了有二三里路，突有一條岔港，復沿港向北，抬頭一看，隱隱見極北的角上，有幾點燈火彷彿掛在天上一樣。牛忠暗喜道：果不出我所料，我就料定那些船隻皆躲在溝港之中，所以出來尋覓。我想這些燈火，一定是桅燈了。忽又想到：這些弄船的究竟是一種愚民！既曉得躲避兵差，這桅燈還要點他怎樣？我若不因這桅上的燈光，再也不曉得這裡面有船，這不叫做『庭前燒裸錠，惹鬼上門』嗎？

當下牛忠心裡想著，洋洋得意的直向前進。走到岔港盡頭，再朝港裡一望。果然一字兒的排了三號大官船，三多號關駁子的敞口船。牛忠暗計道：將好三隻大船，一隻坐欽差同楊將軍並濟公和尚，一隻坐楊將軍家兩位夫人，一隻坐眾位英雄；其餘三多號敞口船，正好各營將官分兵兩趟，就可以通身渡過。心中籌畫已定，拔斧到手，就想縱身上船，押著船戶將船放到江口，明日一早先將本隊送過江去；二次回頭，恰好二隊已到，豈不正是湊趣！忽又想到：且慢，我只一個人，那幾口船被我這一驚嚇，一定是掛帆逃走；就著本身的這只船逃不去，他或者走到江心，把船翻下水去，我的本領大些，究竟不識水性，那時白白的送掉了命，連送信的還不得呢！我何不先回營中，派他幾百兵來分佈各船，然後押令開往江口，預備明日過江？那才一個都逃不了！打算已定，轉身仍沿著港岸就想回營。走不幾步，只聽那些船上「拍嘖拍嘖」的聲腔，就同有人跳上船去一樣，牛忠抬頭一望，原來各船上皆落桅燈。但見每只船上都是兩盞。那燈落到中間，就聽「通」的一聲，登時不見。牛忠好奇異，暗想道：這一定是船伙上桅熄燈，所以拿了燈，倒著半桅躡身而下，因此才這樣「拍嘖拍嘖」的呢！

就此一面推想，一面前走，忽覺後面一人匆匆趕來，走近身旁，被那人一把抱住臂膊。牛忠雖然力大，此時卻被人束住，動也不得動。牛忠暗道：不好！來人一定是個好漢，多分還要吃他的虧呢！暗把兩隻斧頭從腰間順到手中，有理沒理就想劈那人一斧，無如兩手抬不起來。牛忠只急得暴跳如雷，掉頭把那人一望，只見是一個七八歲的老者，忙喊道：「你這老人家因何這樣無理？我同你面不相識，你莫要欺負小爺沒有幫手，小爺爺的伙伴兒請出，那你便吃當不起了！」說著，便使盡平生的力量，將身子扭了一扭，就想脫身出外，迎頭劈他一斧。那知這老者口也不開，手也不放，把牛忠束住反向北走。牛忠這樣一個好本領的硬漢，至此直即一些用處沒得，那腳下不由的被這老者拖了就走，再也拗他不過。就這倒退退的已去那設船的地方不遠，突見迎面來了一個人，就那黑暗中看去，但覺那人兩隻眼睛碧綠的射出兩道亮光，照出那人的形象，一個尖頭足有二尺多長，披了硃砂似的一把紅頭髮，峭鼻孔，凹臉膛，年約三十多歲。任憑牛忠膽大，但見那人人不鬼不鬼的形象，也就嚇了個汗毛直豎。當下漸跑漸近，那人便招呼道：「老鼈道友，你拿舛著人了，快些放手。」老者道：「一些不舛，這不就是他嗎？」那尖頭人道：「不是這樣說法。」隨即嘖嘖咕咕，就著老者的耳朵說了許久。老者又定了一定神說道：「這樣辦法便宜了手上的這小伙子了。」說罷兩手一放。

牛忠才得脫身，頭也不掉，一溜煙似的回了本營。拿了一支令箭，著司夜的小校，一面催各兵起身，一面傳劉振玉、陸殿邦那兩個總鎮上帳。二人從夢中驚覺。

那敢怠慢，隨即頂盔穿甲走上帳來。牛忠將那老者這一段事隱瞞過了，其餘便將一人出外，怎樣跑到岔港盡頭，怎樣尋著多少大船、多少敞口駁船的話說了一遍。二人也覺大喜，隨即就派了三多號小校、二百名親兵，說明地點，著陸殿邦、劉振玉帶領前

進，將各船押到江口，明日一早以便渡兵過江。二人領命去訖，牛忠便就帳前打了一息瞌睡，才一驚覺，見天光已微微發亮，便著探馬到江口查看船隻。不到一息，那探馬回報道：「江口船隻統身齊備。」牛忠好生歡喜，隨即傳令拔隊開行。一直到了江口，紛紛上船，就此波平浪靜，渡過南岸。

牛忠將各船戶看了一看，深覺奇異，便向兩個總鎮道：「你看那各船上的船戶，怎樣一律是白髮老者？那裡是百壽會上的船嗎？」二人看見，也覺奇異。這時各兵已經都上了岸，牛忠仍著劉、陸二人帶領親兵小校，押了各船仍回北岸，恭候後隊大營過江，自己便在南岸駐下。正待埋鍋燒飯，飽餐一頓拔隊開行，忽見那南岸上面一條街有□數家點心店，當街有兩個掃街的，一個抓著一把掃帚，上前招呼：「各位將爺不必燒飯，就買點心吃罷，這裡點心是很公道的，一個銅錢一隻，三個銅錢就可以吃一飽。」牛忠聽見，抬頭望去，果然這家磨面，那家春粉，那鍋上熱氣騰騰的；再向吃食一看，果真又大又好，委實公道不過。就吩咐各兵不必燒飯，各就吃食店裡坐下。可也奇怪，將將各家的座頭僅穀各兵坐下，就同點過數樣的，一個不多一個不少。那鍋上的一拿幾□碟，絡繹不絕，只要一聲喊，登時就到。牛忠肚皮本大，又貪著他價廉味好，連吃了□多碟，恨不連中飯都吃了帶走才得稱心。

牛忠見各兵也次第吃完，就吩咐會帳起隊。那知各兵才要起身，忽又坐下，皆說道：「這怎麼的？因何肚皮裡這樣沉重，連人被他壓著沒得起身的？」你這樣說，他也這樣說，大眾一口同聲。牛忠奇怪不過，方要起身查問就理，不料自家也是一樣。

他比大眾又吃得多些，直即由胸口起到腰下止，就同石頭砌的一樣，再也不能轉動。

忽然一個噁心，覺到一樣物事由喉嚨漫上，吐出一看，原來是一塊碎石頭，牛忠不由的嚇得目定口呆。畢竟這些兵丁究竟吃的什麼，怎樣被人所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吃得多些，直即由胸口起到腰下止，就同石頭砌的一樣，再也不能轉動。忽然一個噁心，覺到一樣物事由喉嚨漫上，吐出一看，原來是一塊碎石頭，牛忠不由的嚇得目定口呆。畢竟這些兵丁究竟吃的什麼，怎樣被人所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